

四月的石家庄,有着乍暖还寒的清凉,如果没有沙尘暴,这可能是一年中浪漫的季节了。洁白的玉兰花瓣绽放在街头,数不清的嫩芽将路旁的柳枝染绿。我行走在这春意盎然、花团锦簇的城市里,除了一边注意路牌街名之外,心里想着见面之后的第一句话该说什么,也因此周围的景象似乎变成点划流美之中的抽象线条,在眼前悠闲的舞动。

按着事先约好的时间,我来到河北省文联办公大楼。正在我上下打量这座建筑时,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喊我,我回转身,一位清秀儒雅但又不失阳刚风度的长者正朝我微笑着。“哦!您就是旭宇先生,我见过您的书法。”当我说出这句话的一刻,陌生感也随之诞生,自以为是的那些熟悉,原来都是他的书法带给我的错觉。旭宇先生机智、幽默、谦逊、和蔼,到正式采访时,我才不知不觉地消除了陌生感。

记者(以下简称记):旭宇先生,您是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和诗人,您自幼研习书法,到今天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吧,您与书法是如何结上缘的?

旭宇(以下简称旭):我写书法,主要是受父亲的影响,我父亲在农村是远近闻名的写一手好字的文化人。上小学时,老师写的字很好,对我喜欢书法也产生了影响。在父亲和老师的指导下,我从六岁开始临摹了近十年颜真卿,我从他那里吸收了古朴大气的书法笔势,对我后来的书法发展奠定了基础。还有一点就是我的家乡在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大的书法家,清末民国初年,我们玉田县的杨佐才享誉京、津,与天津的华士奎齐名,慈禧曾向他索过字,让他写过对联。我们邻县的蓟县,应该也算我的老家吧,在元代就出现了一个大书法家鲜于枢,元代有个赵孟頫,但他比赵孟頫写的还要有个性 and 韵味,在书法历史上和书法地位上比赵孟頫高得多。在清末的时候,我家乡的书法氛围是比较浓厚的。这对少年时代的我有着强大的感召力,使我立志长大要成为一名书法家。



——访著名诗人、书法家旭宇先生

在高的云层上,
在太阳永远照耀的地方

■李廷晓 中

记:那您认为写书法最重要的是什么?

旭:应该是形式美。古人也注重形式美,但没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。人们对书法的理解高了,自然对书法家的要求也就更高了。

记:您已出版多部诗集,是全国著名的诗人,如果您认为书法注重形式美,那么诗是不是应该更注重内容?

旭:我一生两大爱好,一是书法,二是写诗,这两者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。如果说书法注重形式,那诗是注重内容,也注重形式。如果只注重内容,那诗和小说也没什么区别了。诗不仅注重内容,更主要的是注重情感,而情感中也包含着形式,它是“戴着脚镣跳舞的艺术”;是汉字的“魔方艺术”。

记:您从事书法艺术和诗歌创作已走过半个世纪,它们是否已成为您生命的一部分?

旭:您说的太对了,书法给了我艺术想象的空间,诗歌给了我好多理想和幻想,浮想联翩,使我精神焕发,使我充满了一种激情和年轻的心态,而书法使我更升华,我还感受到书法就是一种抒情。我写书法跟写诗是一样的,我写诗是为情感而写,并不是无病呻吟,我写书法也是这样,

因为写字带来愉快,因为愉快去写字。我家里有个磬,是乾隆十八年铸造的,它的声音悠远、浑厚、静穆,我写书法到高兴的时候就去敲一下,听它悠长的声音,像沐浴着春风,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。

记:您现在是中国书协副主席,中国散文诗协会副主席,您还曾是全国著名诗刊《诗神》的主编,又是省文联副主席,享受国家特殊津贴,面对这么多荣誉,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?

旭:我不想成为什么“大家”,只是在从事着一项自己喜欢的事情,这些荣誉是国家和人民对我的信任,激励我更好地工作,我深感书协工作任重而道远,但我充满了信心。

不知不觉,我和旭宇先生已谈了三个多小时,走出旭宇先生的办公室时,我拿着先生送我的他刚刚出版的诗集和书法集,一时还难以找回我自己。如果说诗、书如其人,那旭宇先生不知要比他的作品丰富多少倍。望着大街上明显增多的人流和街道两旁雾般朦胧的绿色,好像那些嫩芽一瞬间也都绽开了笑脸。春天已经来临,而旭宇先生的诗、书带给艺术界的却是一个永恒的春天。

责任编辑:王胜起